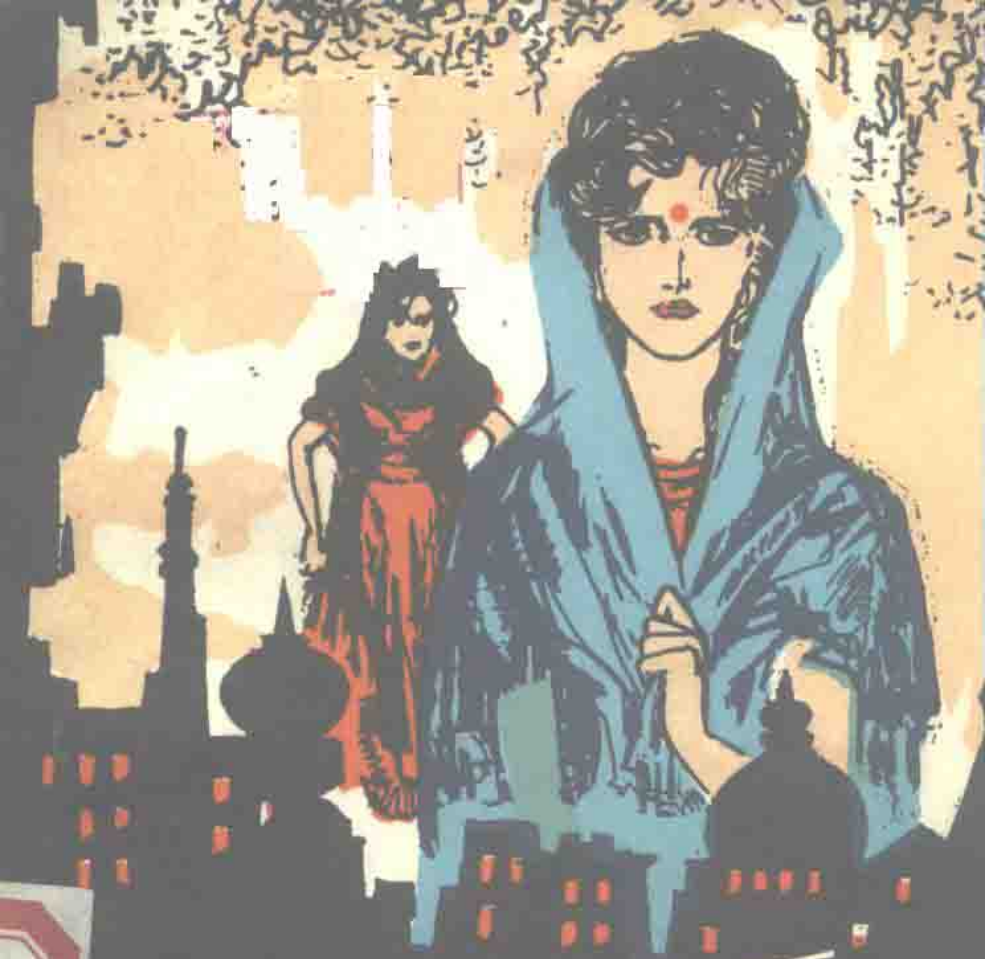




印度) 格·仁吉德 等著

鬼域人间

黄慎 北帆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鬼 域 人 间

〔印度〕 格·仁吉德 著

黄 慎 北 帆 译

死 亡 之 绳

〔印度〕 普·普·维德路希 著

黄 慎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 年 北京

责任编辑：徐新民

封面设计：李士英

9785/23

鬼域人间

〔印度〕格·仁德 著

黄慎 北帆 译

死亡之绳

〔印度〕普·普·维德路希 著

黄慎 译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视部内)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54千字 7印张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SBN 7-80035-278-1/1·32

定价：3.40元

鬼域人间



故事发生在印度繁华的都市——孟买。

在一个普通的人家里，姐妹三人出落得一个比一个标致，是人们公认的美女。

父亲看到这三个并蒂莲般的女儿，仿佛陶醉在金色的梦幻里。女儿们转眼长大了，大女儿16岁、二女儿15岁、小女儿11岁了，看着家里这三朵美丽的花，当父亲的更乐得整日价手舞足蹈，似乎他马上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他心里算得清清楚楚：莫轻看这三个蓬门淑女，一旦嫁到有钱的人家，嗨，那金银财宝不源源而来才怪哩！谁教咱家的女儿个个长得漂亮呢？！

女儿一天一天长大成人，她们的母亲却一天比一天惴惴不安。

大女儿的容貌最为动人，整日涂脂抹粉，精心打扮。也许是施用化妆品过度的缘故吧，她不幸染上一种奇痒难当的皮肤病，直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终于在痛苦和忧郁的折磨下过早地夭折了。

二女儿玛丽杜拉，是个好赶时髦的新潮女郎。起初，她在城里几家大饭店辗转谋职，哪家饭店有厂家、公司举办的时装表演、首饰展示之类的活动，她就想方设法掺合进去，久而久之，她获得表演的机会渐渐多起来，攒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后来，她干脆当起了职业模特儿，而且名气越来越大，几家大饭店举行脱衣舞会时，是忘不了邀请她的。

三女儿雷梅拉倒没辜负她父亲的厚望，真与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相爱了，并且相识没多久就结下鸾凤之好，婚礼的巨额开销也是由男方包揽下来的，做了多少年黄金梦的父亲，这回总算得到一些慰藉了。可惜好景不长，女儿蜜月尚未度完，他就重病缠身，没几天便一命呜呼了。不久，为丧夫而痛不欲生的母亲也随他而去，扔下未嫁女玛丽杜拉一人独守空房。

虽说玛丽杜拉是全城数得着的美女，可她不知从哪里沾上了酗酒的恶习，弄得身价大减。她嗜酒如命，一天不喝就活不安逸，身上常常酒气熏天，人们往往赞美一声她的容貌，就得捎带骂上好几声“酒鬼”，避而远之犹恐不及。因而，时常上门探望她的，几乎只剩下她的嫡亲妹妹雷梅拉了。

这天黄昏，玛丽杜拉又觉得心烦意乱，照例喝了几杯酒，然后半醉半醒地蹒上大街了。她漫无目的，东游西荡，不觉到了维雷·巴尔雷街的警察局跟前。象是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她忽然径直朝门禁森严的大门走了进去。也许是被她的美貌慑住了，平日里对人吹胡子瞪眼的门岗竟没加阻挡，她一直走到检察官吉尔特的办公室门口才停住脚。

玛丽杜拉把身子重重地往门上一靠，随着“噤”的一声闷响，她抬手在门板上有节奏地敲击了几下。

“谁?!”里面传出气哼哼的声音。

“先生！我可以进来吗？”玛丽杜拉嗲声嗲气地问。

吉尔特检察官听出是一位女士的温柔嗓音，于是和缓而恭谦地回答：“请进来吧，尊敬的小姐！”他马上起身开了门。

玛丽杜拉走了进来。吉尔特双眼一亮，和颜悦色地笑了笑：“请坐，请这儿坐！”

她刚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落座，吉尔特就迫不及待

地问道：“您光临敝处，一定有什么事吧？”

“不错，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那是什么事呢？小姐！”

“关于一桩谋杀案。”

“什么？谋杀案？发生在哪儿？离现在多久啦？”吉尔特霍地站了起来，睁大眼睛连连发问。

“别急嘛，检察官先生！这案子究竟是发生过了还是尚未发生，我还不知道呢。”

“噢，小姐！没有作案，是不能算作案子的。”吉尔特松了口气，耐心地解释道。

“但是，先生！这个案子迟早是要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玛丽杜拉固执地强调。

“您怎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想法呢？”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是从两个人的谈话中得知的。”玛丽杜拉不满地说。

吉尔特一听这话，顾不得与她套近乎了，忙问：“是在什么地方？”

“红女神饭店的酒吧。”

“嗯，一家高级饭店。”吉尔特说，“那么，您怎么能听清别人的谈话呢？”

“他们在我的邻座，就隔一架屏风。不过，我没能听全。”

“您是一个人吗？”

“是的。”

“当时是几点钟？”

“下午4点。”

吉尔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8点半钟了。他接着

问：“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只听那个年龄似乎稍大些的人说：‘该死的贵族小姐，我要杀了她！’。”

“‘贵族小姐’是谁？”吉尔特忍不住问道。

“我怎么知道！”

“对不起！您的确不可能知道。”吉尔特又问，“那人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吗？”

“听口气象是今天。”玛丽杜拉答。

“嗯！”吉尔特凝眉想了想，又问：“他们说这种话的时候，就不怕周围有人听见？”

“除了我，周围没有旁人。”

“您始终是一个人在那儿吗？”

“不。我在等阿南德·古玛尔，5分钟以后他就来了。”

“阿南德听到那两个人的谈话了吗？”

“我想他没听到，当时他只顾得上前和我亲热啦！”说到这里，玛丽杜拉浪声笑了起来。

吉尔特皱了皱眉头，说：“您是不是喝多了些？”

“我是喝酒了，但是，我十分清楚我正说些什么。”玛丽杜拉嘟哝着，“我可没醉……”

“阿南德爱你吗？”吉尔特接着问。

“很爱，他每天都这么说，我也能感觉得到。但是，他老是要求我辞掉现在的工作。”

“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模特儿。”

吉尔特沉吟了片刻，又问：“您看清那两个人的面孔了吗？”

“只瞧见了他们的背影，是在他俩起身往外走的时候。”

“他们在酒吧呆了多久?”

“从我去的时候算起，大约25分钟。”

“他们召‘女郎’了吗?”吉尔特继续盘问着。

玛丽杜拉摇了摇头。

“您还听到些什么?”吉尔特说：“越详细越好。”

“年龄小些的那个说：‘她把钱都花光了，身边只剩些珠宝首饰，可她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抖落得一干二净……’就这些。”

“从背影看，他们身材如何，穿的什么衣服?”吉尔特越问越来劲了。

“年长些的是中等身材”，玛丽杜拉极力回忆着，“他穿一身黑色西装；年轻的上身穿条纹衬衣，下身是白色特力灵长裤。”

“他俩各说了一段话，谁先谁后?”

“是年轻的先说那女人挥霍无度，年长些的才接茬说要杀她。”

“请您再仔细想想，那个年长些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吉尔特追问道。

玛丽杜拉想了一会儿，说：“他先说要杀死她，接着才讲：‘我今天晚上就去毁了她!’，对，是这么说的。”

“他是说‘毁’?这句话看来可以有几种理解，一是他要去偷净那个贵族小姐的全部珠宝；二是贵族小姐必把自己的财富尽数给他；三是他要去索回属于自己的财富，而不惜让贵族小姐陷于窘境。小姐，您以为呢?”吉尔特盯着玛丽杜拉问。

“不，不可能是这些意思!他是想去杀死贵族小姐。”玛丽杜拉肯定地说。

“您在今天下午4点钟就知道了那两个人企图谋杀的打算，可为什么要拖到四个多小时以后的晚上才迟迟来报案呢？小姐！”

“我怕，怕你们检察官不信我的话，犹豫再三，还是来了，大概是酒壮了胆。”玛丽杜拉不情愿地说。

“您所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有地位的贵族小姐吗？或者说她很有钱？”

“没有。”

“当您听到有人说要去杀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设法看清楚他的脸呢？”吉尔特不放过任何一个提问的由头。

“我害怕，真的！”玛丽杜拉悻悻地答。

“他们有没有互相称呼过呢？”

“好象有”，玛丽杜拉说，“我模模糊糊听到‘马特·门杰雷格尔’这么个人名。”

“对不起！请告诉我您的姓名。”检察官瞅着玛丽杜拉的那双美丽的眼睛说。

“玛丽杜拉。”

“有别名吗？”

“参加表演当模特儿的时候我叫葛金。”她犹豫了一下又说：“现在我可以走了吗？检察官先生！”

吉尔特不容置辩地说：“很抱歉！现在不行。请您先到门外等几分钟，那儿有椅子。”

玛丽杜拉的裙裾刚在门口消失，吉尔特就接通了国家警察总署首脑办公室的电话。

“阿南德·奥伯德吗？”

“是我。是吉尔特检察官吧，有何见教？”对方反问道。

“好记性呀，老朋友！居然一下子听出我的声音了。”吉

尔特马上言归正传，“请问，总署在今天晚上可曾接到过某位贵族小姐被杀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是怎么回事？吉尔特！”

吉尔特不想多作声张，应付了两句便放下电话。“您可以进来啦，玛丽杜拉小姐！”他高声叫道。

玛丽杜拉又坐到了原先的位置上。

“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吗？”吉尔特又开始了他的盘问。

“能告诉你的话我全讲了，别的我一概不知。”玛丽杜拉有些不耐烦了，“我想回家，可以让我走了吧！”

“我不会耽误您今晚的美梦的，”吉尔特执拗地说，“不过您得告诉我，那个马特·门杰雷格尔究竟是什么模样。”

“哪个马特·门杰雷格尔？”

“就是您刚才提到要杀死贵族小姐的人。”

“我没说，我没说过谁叫马特·门杰雷格尔。”玛丽杜拉忽然拒不承认了。

“你没说，哪是谁说出的这个名字呢？”吉尔特不满地问。

“我怎么知道！”玛丽杜拉也有些火了。

“这么说，您是吃了饭没事干，跑到警察局的办公室里，当着检察官的面编天方夜谭的故事喽？！”吉尔特的话也严厉起来。

“这不是故事，我告诉过你了，是我在红女神饭店听两个不认识的人说的。”玛丽杜拉说着站起身来，“我要走了！”

“抱歉！现在仍然不行。”吉尔特也站起来，“需要查清您所报告的谋杀案是否存在。”

“好了、好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讲。”玛丽杜拉打着哈欠说。

“你说什么？看来你真是跑到警察局逗乐来啦！”吉尔特提高了嗓门，不客气了。

“是啊，我今天喝多了，喝醉了，心里烧得慌，找你这个检察官寻开心来了！”玛丽杜拉戏谑地说。

“那么您刚才讲的全是胡编乱造喽？”吉尔特紧叮一句。

“对！是胡编乱造。”

“您知道不知道，小姐！这样做是违法的，要承担后果的！”

玛丽杜拉不以为然，又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才说：“您可以认为我在犯法，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说过，我喝醉了，神智不清，法律不追究神智不清的人，这我知道。”说罢颇有点得意地瞧了瞧检察官。

“既然如此，那我放您回去！”吉尔特没大在乎她的神气，宽容地说道，“不过，您得留下您的住址。”

“维雷·巴尔雷大街、T区、26门，”玛丽杜拉一句一顿地报完住址，也以和解的口气说道，“还有什么吩咐？检察官先生！”

吉尔特友善地和她握手道别。玛丽杜拉姗姗而去。

检察官定了定神，按响了桌上的电铃。不一会儿，走进来一名警察。

“让副检察官纳乌尼德先生来一趟。”

几分钟后，纳乌尼德走进吉尔特的办公室。检察官对他的副手说：“刚才来过一个报案的姑娘，啰嗦了好长时间也让人不得要领。现在我得走了。”吉尔特看了看挂钟，接着吩咐道：“我离开后，您就坐在我的位置上，给全孟买所有警察局挨个儿挂电话，问一问今晚是否发生过谋杀案。一旦有情况，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

吉尔特坐在方向盘前，驱车向自己的家疾驰。他得按时归家，因为今晚家中有他自己邀请的客人——孟买知名的大侦探家伯尔温德少校。吉尔特正在写一部有关印度城市犯罪活动的小说，书中的主人翁是以伯尔温德少校为原形的。为此，他已多次把少校请到家中征求意见，今天他想利用吃晚饭的机会让少校看看最后一章，以便尽快把手稿交付出出版社。

吉尔特到家时，伯尔温德已经恭候在客厅里了。他俩高兴地握手，互相寒暄了一番。

“我想咱们马上开始工作，怎么样？”检察官提议。

“行啊！不过，最好先弄点威士忌来喝喝。”少校也不绕弯儿。

“当然！”说着，吉尔特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两只酒杯，端放在桌上。两人在桌边坐了下来。他们边喝酒边推敲着书稿中的字句，少校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检察官则忙着参考少校的意见，字斟句酌地修改着手稿。

直到夜里11点钟，他俩才把事情干完。这期间，检察官夫人不得不把准备好的饭菜热了又热。现在总算可以就餐了。

没吃上几口，电话铃响了。检察官心头一紧，急忙起身抓过话筒。

“谁？”

“是我，纳乌尼德！”

“有情况吗？”

“有，而且很怪！那个几小时前找到您那儿报案的姑娘，对，您的记事簿上留着她的名字，叫玛丽杜拉，别名叫葛金……”

“快说，她怎么啦？”吉尔特急切地问。

“她自己倒被谋杀了！死在她的住所，维雷·巴尔雷大街T区26门，掐死的，地段警察乔希刚从电话中告诉我。我这就去现场。”

“没另外发生什么贵族小姐被害的事吧？”

“没有。”纳乌尼德肯定地回答。

“好吧！你先去，我随后就到，现场见！”吉尔特说完放下了电话筒。

“出什么事啦？”坐在一旁的少校忍不住问，他已从检察官的神态和语气料到有案子了。

“噢，刚才忘了告诉你，今天晚上回家之前我碰上一桩怪事。”检察官把玛丽杜拉从报案到被杀的经过扼要地向少校说了一遍，“现在我得去现场。”

“我和你同去！”少校边说边抓起外衣，“在这儿等着也是牵肠挂肚地空着急。”

“那就快走吧。”检察官说。

二

当吉尔特检察官和伯尔温德少校来到维雷·巴尔雷街T区26号门前的时候，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室内的灯光映在外面走廊的地面上，地段警察乔希正焦急地在那里来回踱步，此时夜深人静，“笃、笃”的脚步声传得老远就能听见。

吉尔特与伯尔温德跨下汽车，并肩向乔希走来。乔希马

上上前挺胸敬礼。

“副检察官纳乌尼德现在在什么地方？”检察官边回礼边问。

“在里面！”乔希伸手向亮灯处一指：“法医、摄影师、指纹专家也在。”

他俩立即向室内走进去。

纳乌尼德正在询问玛丽杜拉的女仆人，见检察官他们进来，准备起身招呼，吉尔特连忙向他示意，说：“继续你的工作，甬管我们。”

这仆人是基督教徒。此时她正以似乎很虔诚的语调说：“我的女主人十分善良，她总是很晚很晚才归家，白天睡大觉，总之昼夜颠倒，不过这无损于她的善良……”

“对主人的评价到此为止吧！”纳乌尼德打断女仆的话头，继续问：“你是什么时候来这儿干活的？”

“三年前。”

“这几年常有人来找你的女主人吗？”

“谁也不来。当然，她妹妹雷梅拉和妹夫除外，他俩有时来看看她。”

“你知道雷梅拉家的地址吗？”

“格迪勒大街336号公寓。”

纳乌尼德低头把这些都记在一个小本上。

这时，检察官走了过来，接着问女仆：“除了雷梅拉的丈夫，主人家里还来过别的男人吗？”

“我还见过一个男人，”女仆答，“那是两年前，他曾连续一个星期一天不拉地来找我的女主人。”

“这人长得什么模样？”

“他个儿不高，”女仆描述道，“也不太矮，宽肩膀，是个

中年人。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女主人的父亲，后来才晓得猜错了。那一个星期过后，他就再没有在这里露过面。”

“吉尔特!”一直缄默不言的少校开口了，“该察看一下尸体了。”

他俩走进卧室。房间很整洁。法医已经验过尸体，正迅速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摄影师刚收拾好照像器材，显然也干完了。指纹专家朝公文夹里扫了最后一眼，然后“啪”的一声合上了。

玛丽杜拉穿着一件石榴红的睡衣，仰面朝天地倒在床前的地毯上，雪白的双臂张开着，金色的长发纷乱地披散着，一只脚上蹬着红色的高跟皮鞋，另一只脚光着。

“这姑娘刚死去一个半小时，”法医向吉尔特和伯尔温德介绍说，“掐死她的凶手逃得不可能太远，她的尸体还没完全凉呢!”

伯尔温德注意到床后的一个橱柜，柜门开着，里头挂了一长排服装，其中大部分是晚礼服。他问道：

“法医先生!凶手有可能从这姑娘的身后置她于死地吧?”

“很可能就是这样。”法医赞同地说，“至少我没发现任何搏斗和反抗的痕迹，如果正面相向，被害人不会毫无反应。”

伯尔温德继续打量着房间：所有的陈设都颇讲究艺术性，沙发上扔着一个女式手提包，可以认定是玛丽杜拉的。

“好象她一进门就遭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检察官吉尔特插了一句话。

“不!”少校断然否定道，“袭击不是发生在一进门的时候。罪犯好象事先已藏匿在这间房里，他给玛丽杜拉换衣服的时间，一直等她穿上睡衣，准备把换下的礼服放进橱柜的那一刻，才向她猛下毒手。”